

三国全图演义

三國全圖演義

宮德
智微
顯亦
尺

端溪
釣叟



孔明二氣
周瑜

夢蛟盒主



曹大司徒
宴雀臺

雪鴻



吳三桂
尚璫養間



第一才子書卷二十八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五十五回

玄德智激孫夫人

孔明二氣周公瑾

王允以美人計賺兩人。只是一番周瑜以美人計賺一人。却有兩番王允則專用實。周瑜則前虛而後實也。始之詐言入贅。誘其至吳。是虛以美人賺之。繼欲娛其耳目。惑其心志。是實以美人賺之。計亦巧矣。孰知王允賺兩人。而皆得周瑜。賺一人。而獨失王允。一用而輒得周瑜。兩用而終失乎。

孫夫人房內設兵。而玄德心常凜凜。玄德非畏兵。而畏夫人之兵。亦非畏夫人。而畏好兵之夫人也。每怪今之懼內者。其夫人未嘗好兵。而亦畏之何也。曰。雖不好兵。而未嘗不好戰。好戰甚於好兵也。只夫人便是兵。又何必房中設兵。而後謂之兵耶。

甚矣孔明之計之妙也。既借孫權之母。周瑜之丈人。爲玄德成婚之助。又卽借孫權之妹。爲玄德歸荊州之助。不但喬國老吳國太爲孔明所借。卽孫夫人亦爲孔明所借矣。國老可借。國母可借。夫人可借。而荊州又何不可借哉。

孫夫人之配玄德。如齊姜之配重耳。皆丈夫女也。重耳不欲去。而齊姜遣之。玄德欲去。而孫夫人從之。齊姜聽重耳獨去。不獨去。恐去不成。孫夫人與玄德同去。不同去也。去不成。重耳之去。

齊姜不告於其父。玄德之去孫夫人。不告於其兄。一則殺採桑之女。是英雄手段。一則退攔路之兵。亦是英雄手段。

玄德在車前哀告夫人。涕泣請死。活似婦人乞憐取妍。在丈夫面前放刁模樣。以英雄人作此兒女態。是特孔明之所教耳。不想今日風俗。夫綱不振。竟若深得孔明妙計者。第三箇錦囊更不消臥龍先生傳授得也。

呂布送女。送不過去。爲撞着拉親的曹老瞞。孫權追妹。追不轉來。爲遇着接親的諸葛亮。袁術討不成媳婦。止折了一箇媒人。孫權殺不得妹夫。乾賠了一個妹子。前後遙遙映射成趣。

老新郎學作婦人腔。宛然弱婿。小媳婦偏饒男子氣。壯矣賢妻。一個向娘子身邊長跪。顧不得膝下有黃金。一個爲丈夫面上生嗔。那怕他車前排白刃。家將畏主人。而尤畏其妹。贅壻之懼內。可知。新娘聽丈夫而不聽其兄。女生之向外益信。前日單身入贅。贈嫁的只有趙子龍。今日兩口回門。送親的却是周公瑾。化難生恩的劉備。闖干貫索。翻成天喜。紅鸞弄巧成拙的周瑜。陽錯陰差。引出喪門弔客。此數聯俱絕倒。

却說玄德見孫夫人房中兩邊鎗刀森列。侍婢皆佩劍。不覺失色。管家婆進曰。貴人休得驚懼。夫人自幼好觀武事。居常令侍婢擊劍爲樂。故爾如此。

今日婦人所樂之兵器又是一樣

玄德曰。非夫人所觀之事。

吾甚心寒、可命暫去。管家婆稟覆孫夫人曰：房中擺列兵器、嬌客不安、今可去之。孫夫人笑曰：「雖然、斷殺半生、却不命盡徹去、令侍婢解劍伏侍、當夜玄德與孫夫人成親、兩情歡洽、中間藏無數歡洽。玄德又將金帛散給侍婢、以買其心、不但欲夫人歡洽、先教孫乾回荆州報喜、自此連日飲酒、國太十分愛敬、女壻得岳母喜、歡那得做不起、却說孫權差人來柴桑郡報周瑜、說我母親力主已將吾妹嫁劉備、不想弄假成真、此事還復如何。瑜聞大驚、撮合者乃行坐不安、乃思一計、修密書付來人、持回見孫權、權拆書視之、書畧曰：瑜所謀之事、不想反覆如此、既已弄假成真、又當就此用計、劉備以梟雄之姿、有關張趙雲之將、更兼諸葛用謀、必非久屈人下者、愚意莫如軟困之於吳中、盛為築宮室、以喪其心、志多送美色、玩好以娛其耳目、使分開關張之情、隔遠諸葛之契、各置一方、然後以兵擊之、大事已定矣。今若縱之、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願明公熟思之。」

孫權看畢、以書示張昭、昭曰：公瑾之謀、正合愚意。劉備起身微末、奔走天下、未嘗受享富貴、今若以華堂大廈、子女金帛、令彼享用、自然疎遠、孔明關張等、使彼各生怨望、然後荊州可圖也。主公可依公瑾之計、而速行之。前是假用美人計、此却真用美人計矣。權大喜、即日修整東府、廣栽花木、盛設器用、請玄德與妹居住、又增女樂數十餘人、并金玉錦綺玩好之物、國太只道孫權好意、喜不自勝。為丈母者不但

望婿女相得尤

喜耶舅相得

玄德果然被聲色所迷。全不想回荊州。已入溫柔鄉矣却說趙雲與五百軍在東府前住

終日無事。玄德太忙只去城外射箭走馬。看看年終。雲猛省孔明分付三箇錦囊與我。教我一到

南徐。開第一個住到年終。開第二個。臨到危急。無路之時。開第三個。於內有神。出鬼沒之計。可保

主公回家。孔明附耳分付語至此方纔補出此時歲已將終。主公貪戀女色。並不見面。何不拆開第二個錦囊。看

計而行。玄德戀着貼肉的錦囊遂拆開視之。原來如此神策。即日徑到府堂。要見玄德。侍婢報

曰。趙子龍有緊急事來報貴人。玄德喚入問之。雲佯作失驚之狀。第一個錦囊用着喬國老并五

趙雲。一人曰主公深居畫堂。不想荊州耶。玄德曰。有甚事如此驚怪。雲曰。今早孔明使人來報。說曹操

要報赤壁鏖兵之恨。又將四十九起精兵五十萬殺透荊州甚是危急請主公便回此是錦玄德

曰。必須與夫人商議。雲曰。若和夫人商議。必不肯教主公回。不如休說。今晚便好起程。遲則誤事。

此是子龍激語玄德曰。你且暫退。我自自有道理。雲故意催逼數番而出。妙玄德入見孫夫人暗暗垂淚孫

夫人曰。丈夫何故煩惱。玄德曰。念備一身飄蕩異鄉。生不能侍奉二親。又不能祭祀宗祖。乃大逆

不孝也。今歲旦在邇。使備悵悵不已。且說三孫夫人曰。你休瞞我。我已聽知了也。方纔趙子龍報

說荊州危急。你欲還鄉。故推此意。已知一片心玄德跪而告曰。夫人既知。備安敢相瞞。備欲不去。使荆

州有失。被天下人恥笑。欲去又捨不得。夫人因此煩惱。前跪丈母今跪夫人前在有人處跪今在無人處跪此是從來做丈夫的衣鉢。今

日流傳
更廣

夫人曰妾已事君任君所之妾當相隨此時夫人亦是孔玄德曰夫人之心雖則如此爭

奈國太與吳侯安肯容夫人去夫人若可憐劉備暫時辭別言畢淚如雨下實是要他同去反說

孫夫人勸曰丈夫休得煩惱妾當苦告母親必放妾與君同去玄德曰縱然國太肯時吳侯必然

阻擋是要他瞞他哥哥孫夫人沉吟良久乃曰妾與君正旦拜賀時推稱江邊祭祖不告而去若何玄德

又跪而謝曰若如此生死難忘切勿漏泄善哭又善跪夫人兩個商議已定玄德密喚趙雲分付

正旦曰你先引軍士出城於官道等候吾推祭祖與夫人同走雲領諾建安十五年春正月元旦

吳侯大會文武於堂上玄德與孫夫人入拜國太孫夫人曰夫主想父母宗祖墳墓俱在涿郡晝

夜傷感不已今日欲往江邊望北遙祭須告母親得知聽着丈夫之語連母親面前亦無實話今日此風亦甚國太曰此孝

道也豈有不從汝雖不識舅姑可同汝夫前去祭拜亦見爲婦之禮俱在孔孫夫人同玄德拜謝

而出此時只瞞着孫權夫人乘車止帶隨身一應細軟玄德上馬引數騎跟隨出城與趙雲相會

五百軍士前遮後擁離了南徐趨程而行揀元旦回門既是新春吉日當日孫權大醉左右近侍

扶入後堂文武皆散比及眾官探得玄德夫人逃遁之時天色已晚要報孫權權醉不醒及至睡

覺已是五更妹夫去了次日孫權聞知走了玄德急喚文武商議張昭曰今日走了此人早晚必生

禍亂可急追之孫權令陳武潘璋選五百精兵無分晝夜務要趕上拏回二將領命去了孫權深

恨玄德將案上玉硯碎爲粉碎

爲破曹而砍案爲追劉而碎硯而曹可破劉不可追非若甘露寺中之石可以隨我所願也

程普曰主公空有

冲天之怒某料陳武潘璋必擒此人不得權曰焉敢違我令普曰郡主自幼好觀武事嚴毅剛正

諸將皆懼既然肯順劉備必同心而去所追之將若見郡主豈肯下手權大怒掣所佩之劍喚蔣

欽周泰聽令曰汝二人將這口劍去取吾妹并劉備頭來違令者立斬

孫權此時已無兄妹之情孰知夫人此時止有夫妻

之愛蔣欽周泰領命隨後引一千軍趕來却說玄德加鞭縱轡趨程而行當夜於路暫歇兩個更次

慌忙起行看看來到柴桑界首望見後面塵頭大起人報追兵至矣

讀至此爲玄德着急

玄德慌問趙雲曰

追兵既至如之奈何趙雲曰主公先行某願當後轉過前面山腳一彪軍馬攔住去路當先兩員

大將厲聲高叫曰劉備早早下馬受縛吾奉周都督將令守候多時

讀至此一發爲玄德着急原來周瑜恐玄

德走逃先使徐盛丁奉引三千軍馬於衝要之處劄營等候時常令人登高遙望料得玄德若投

旱路必經此道而過當日徐盛丁奉瞭望得玄德一行人到各綽兵器截住去路

七星壇追孔明之時此二人分

作水旱二路此處却都在旱路前是追在

玄德驚慌勒回馬問趙雲曰前有攔截之兵後有追趕

之兵前後無路如之奈何雲曰主公休慌軍師有三條妙計多在錦囊之中已拆了兩箇並皆應

驗今尚有第三個在此分付遇危難之時方可拆看今日危急當拆觀之便將錦囊拆開獻與玄

德前兩個錦囊皆是趙雲自看第三個錦囊却送與玄德自看蓋求夫人須是丈夫去求

玄德看了急來車前泣告孫夫人曰備有心腹之

言至此盡當實訴。夫人曰：丈夫有何言語實對我說？玄德曰：昔日吳侯與周瑜同謀，將夫人招嫁。

劉備實非爲夫人計，乃欲幽困劉備而奪荊州耳。奪了荊州，必將殺備，是以夫人爲香餌而釣備。

也。今香餌既得，備不懼萬死而來，蓋知夫人有男子之胸襟，必能憐備。妙昨聞吳侯將欲加害，故

托荊州有難以圖歸計。一片心和幸得夫人不棄，同至於此。今吳侯又令人在後追趕，周瑜又使

人於前截住，非夫人莫解此禍。如夫人不允，備請死於車前，以報夫人之德。前在丈母面前請死

死此是從來婦人嚇丈夫妙訣。夫人怒曰：吾兄既不以我爲親骨肉，我有何面目重相見乎？今日

之危，我當自解。於是叱從人推車直出，捲起車簾，親喝徐盛、丁奉曰：你二人欲造反耶？孔明妙計

不用夫人。徐、丁二將慌忙下馬，棄了軍器，聲喏於車前曰：安敢造反？爲奉周都督將令，屯兵在此，專

候劉備。對夫人面呼玄德孫夫人大怒曰：周瑜逆賊，我東吳不曾虧負你。玄德乃大漢皇叔，是我

丈夫。只此四字便足我已對母親哥哥說知，回荊州去。因二將爲周瑜所使今你兩個於山腳去

處引着軍馬攔截道路，意欲劫掠我夫妻財物耶？掠語甚可畏徐盛、丁奉喏喏連聲，口稱不敢，請

夫人息怒。這不干我等之事。乃是周都督的將令。先喝倒孫夫人叱曰你只怕周瑜，獨不怕我周

瑜殺得你，我豈殺不得周瑜？把周瑜大罵一場。國太罵周瑜是爲女兒喝令推車前進。徐盛、丁奉

自思我等是下人，安敢與夫人違拗？又見趙雲十分怒氣，只寫夫人不寫趙雲便有遺漏只得把

軍喝住放條大路教過去已在孔恰纔行不得五六里背後陳武潘璋趕到徐盛丁奉備言其事

陳武二將曰你放他過去差且慢埋我一人奉吳侯旨意特來追捉他回去於是四將合兵一

處趨程趕來玄德正行間忽聽的背後喊聲大起玄德又告孫夫人曰後面追兵又到如之奈何

夫人曰丈夫先行我與子龍當後前既仗夫人爲開路先鋒玄德先引三百軍望江岸去了子龍

勒馬於車傍將士卒擺開專候來將四員將見了孫夫人只得下馬叉手而立夫人曰陳武潘璋

來此何幹二將荅曰奉主公之命請夫人玄德回不呼劉備而稱玄德不說追而夫人正色叱曰

都是你這夥匹夫離間我兄妹不睦不罵孫權反我我已嫁他人今日歸去須不是與人私奔我奉

母親慈旨令我夫婦回荊州因二將爲孫權所使故又便是我哥哥來也須依禮而行前只罵周

將孫權你二人倚仗兵威欲待殺害我耶罵得四人面面相覷各自尋思他一萬年也只是兄妹

壓倒更兼國太作主吳侯乃大孝之人怎敢違逆母言明日翻過臉來只是我等不是不如做個人情

又喝倒軍中又不見玄德但見趙雲怒目睜眉只待廝殺又在陳潘二人因此四將喏喏連聲而

退了兩個已在孔孫夫人令推車便行徐盛曰我四人同去見周都督告稟此事四人猶豫未定忽見一

軍如旋風而來聲勢視之乃蔣欽周泰逐一對差來只算送二將問曰你等曾見劉備否四將曰

早晨過去已半日矣蔣欽曰何不擊下四人各言孫夫人發話之事蔣欽曰便是吳侯怕道如此

封一口劍在此

吳侯一劍怎敵孔明三囊

教先殺他妹，後斬劉備。違者立斬。四將曰：「去之已遠，怎生奈何？」蔣欽

曰：「他終是些步軍，急行不上。徐丁二將軍可飛報都督，教水路掉快船追趕。我四人在岸上追趕，

無問水旱之路，趕上殺了，休聽他言語。」於是徐盛、丁奉、飛報周瑜、蔣欽、周泰、陳武、潘璋四個領兵

沿江趕來，却說玄德一行八馬，離柴桑較遠，來到劉郎浦。

到了劉郎浦，便不怕孫家港矣。

心纔稍寬，沿着江岸尋

渡，一望江水瀾漫，並無船隻。玄德俯首沉吟。趙雲曰：「主公在虎口中逃出，今已近本界，吾料軍師

必有調度，何用憂疑？」玄德聽罷，驀然想起在吳繁華之事，不覺淒然淚下。

又將前文回顧敘事妙品。

後人有詩

嘆曰：「吳蜀成婚此水濶，

明珠步幃屋黃金，誰知一女輕天下，

欲易劉郎鼎峙心。」

玄德令趙雲望前哨探船隻，忽報後面塵土冲天而起。玄德登高望之，但見車馬蓋地而來。嘆曰：

「連日奔走，人困馬乏，追兵又到，死無地矣。」看看喊聲漸近，

與檀溪躍馬時一樣危急。

正慌急間，忽見江岸邊一

字兒拋着，拖蓬船二十餘隻。趙雲曰：「天幸有船在此，何不速下，掉過對岸，再作區處。」玄德與孫夫

人便奔上船。子龍引五百軍亦都上船。只見船艙中一人綸巾道服大笑而出，曰：「主公且喜諸葛

亮在此，等候多時了。」

接親的來了。

船中扮作客人的皆是荊州水軍。玄德大喜，不移時四將趕到。孔明笑

指岸上人言曰：「吾已算定多時矣。」

由得他說嘴。

汝等回去傳示周郎，教休再使美人局手段。

若要再使除非再送

一個

夫人岸上亂箭射來，船已開的遠了。蔣欽等四將只好呆看。玄德與孔明正行間，忽然江聲大振，

回頭視之，只見戰船無數，帥字旗下，周瑜自領慣戰水軍，左有黃蓋，右有韓當，勢如飛馬，疾似流星，看看趕上。

丈人成就了好事，女婿乾做了冤家。

孔明教掉船投北岸，棄了船，盡皆上岸而走。車馬登程，周瑜趕到江邊，亦皆上岸，追襲大小水軍，盡是步行，止有爲首官軍騎馬。周瑜當先，黃蓋、韓當、徐盛、丁奉、緊隨周瑜曰：「此處是那裏？」軍士荅曰：「前面是黃州界首，望見玄德車馬不遠。」瑜令迸力追襲。

豈因玄德畢姻

之後不曾與大舅姨公會親，故特苦苦追逼耶？一笑。

正趕之間，一聲鼓響，山谷內一陣刀手擁出，爲首一員大將，乃關雲長也。又是一箇周瑜舉止失措，急撥馬便走。雲長趕來，周瑜縱馬逃命，正奔走間，左邊黃忠、右邊魏延兩軍殺出。

又是兩個接親的。

吳兵大敗，周瑜急急下得船時，岸上軍士齊聲大叫曰：「周郎妙計安天下，

陪了夫人又折兵。」

前在南郡時則送了城池，又折兵，猶可。瑜怒曰：「可再登岸，決一死戰。」

黃蓋、韓當力阻，瑜自思曰：「吾計不成，有何面目去見吳侯？」

項王不會把虞姬送與別人，猶云無面見江東父老。今周郎平白地把夫人送與玄德，更有何面見江東主人？

大叫一聲：「金瘡迸裂，倒於船上。」衆將急救，却早不省人事。

此時卽死，倒省了後文多少氣。

正是：兩番弄巧

翻成拙，此日含嗔却帶羞。

未知周郎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五十六回

曹操大宴銅雀臺。

孔明三氣周公瑾。

曹操赤壁賦詩，在未敗之前，是賞心樂事。銅臺大宴，在既敗之後，只算解悶消愁。未敗之前，其

語驕既敗之後其語遜然其曰願題墓道云曹侯之墓則奸雄欺人之語也心則奸雄口則聖賢不但瞞衆人又欲瞞君子不但瞞一時直欲瞞盡天下後世其斯之謂老瞞乎

操以備之得荊州比龍之得水其視備一龍也乃自青梅煮酒之時以龍比英雄而曰英雄惟使君與操則其自視亦一龍也向則一龍失水一龍得水失水之龍猶受制於得水之龍而今則兩龍皆得水矣操以充許爲水而玄德以荆襄爲水然玄德之得荊州猶是借來之水不若得西川方爲自有之水是得荊州猶未可云得水也乃玄德不以荊州爲水亦不以西川爲水而直以孔明爲水耳以西川爲水則得水尙在荊州之後以孔明爲水則得水已在荊州之前況孔明固所稱臥龍也玄德遇孔明如龍得水孔明遇玄德亦如龍得水其臥南陽則爲勿用之潛龍其出茅廬則爲在田之見龍其助玄德以討曹操則奉應運之飛龍以敵戰野之孽龍水以濟水龍以輔龍曹操雖如鬼如蜮安能以一水敵二水一龍當二龍哉

孫權之表劉備爲荊州牧非結備也正欲使操之忌備而攻備也操攻備而我得乘間以取荊州是佯以已之所欲者讓備而實欲以備之所有者歸我也操之以周瑜爲南郡守非畏瑜也正畏備而欲使瑜之攻備也瑜攻備而我亦得乘間以取荊州是名以備之所得者授瑜而實欲以我之所失者還歸我也然則以荊州表劉備卽是魯肅索荊州之心以南郡授周瑜無異